

# 岁月不败的少女心 是时间偷不走的天赋

■刘佳煌

“三八”妇女节,本来是一个好节日,但是身为26岁女性的我,却深深感到了年龄焦虑。直到——我看到了王老师的朋友圈。

那条朋友圈,像是春天的杨柳般轻轻柔柔地拂过我的脸颊。图片中的她,美丽大方,少女感满满。回想往事,我竟然已经毕业8年了,而王老师还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样,少女感满满,那样美好。

第一次见到王老师,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。我们作为刚考上文科实验班的学生,虽然勤奋,但是也抵挡不住夏天恶毒的攻击,蝉鸣不断唱着故事的开端,班级里的空调开得很大,这样的反差更使得我们昏昏欲睡。

突然,教室门打开了。一个仙女出现在我们面前,长裙飘飘,长发怡人,美丽大方。我们全班不约而同地“哇”了一声。

我揉揉眼睛,以为是在做梦,然后还掐了掐自己,那时同桌投来一个看傻子似的眼神,并说:“你没事吧?”我这才惊觉——这不是梦!

王老师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

最美丽的老师了。

电影《怦然心动》中有句台词说:“有人住高楼,有人在深沟,有人光万丈,有人一身锈,世人万千种,浮云莫去求,斯人若彩虹,遇上方知有。”

在之后的相处中,我渐渐发现,王老师就是像彩虹般绚烂的人。

她学历高,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高才生;她很温柔,我从没有看到过她训斥学生;她很善良,她上课喜欢循循善诱,她曾教过我们“同情”的英文单词,并举一些例子让我们明白:共情和同理心是我们对芸芸众生的尊重。

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理论,我睁大了眼睛,耳朵似乎也要竖起来认真听。我第一次明白,原来人与人相处,并非只有喜欢和厌恶两种状态,还有尊重。拥有同理心,去帮助弱者,在强者面前临危不惧,树立自己的自信。

这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啊!孔子曾说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我从王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是美好的女性形象,我也暗自发誓要努力成为像她一样的人。

我高中的成绩不算顶尖,英语不是我的强项,但是那天过后,我

开始发奋读英语。当然,结果也是好的,后来我考了一次英语年段第一。王老师知道后,不断夸奖我,并鼓励我其他科也努力提升,成为成绩更好的学生。

但是高考时,我还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,为此我沮丧了很久,不敢见人。王老师可能是猜到了我的状态,她发微信和我说:“佳煌,如何面对失败也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命题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成功,但是面对失败后的行为,决定了她后来的结局。失败不是终点,成功也不是。你想让你的人生地图怎样延伸,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加油!”

后来的我,本科毕业后去过学校找王老师,她依旧是那样的美丽大方和充满少女感。时间仿佛在她身上停住了,而温柔却在她的身上传递着。

外表的美丽,一半天赐一半努力;而岁月不败的少女心,是时间偷不走的天赋!在我眼中,少女心不只是可爱,更是一种比得上少年气的存在。

愿我们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!

# 为母亲化春妆

■王丹

三月的春风,裹着暖融融的气息,把公园里的一树桃花吹得粉嫩透亮。我刷着那些如云似霞的照片,心痒得不行,扭头把手机递给正在择菜的母亲,提议道:“咱们去公园看桃花!现在就,行不行?”

母亲立刻停下手里的活,凑近瞧,眼睛一亮,笑着应道:“行啊,这花开得可真喜人!”

于是,我们回到各自房间换外出的衣服。等我走出来时,却见母亲站在衣柜前犹豫不决。

“这件好看,粉粉的,跟桃花多搭!”可是,她却把那件针织裙往衣柜里塞了塞,摆摆手,语气里带着自嘲:“不行,这是我年轻时穿的,现在老咯,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蚊子了,哪还衬得起这么鲜亮的颜色!”话音刚落,一丝落寞在她眼底沉落。

恍惚间,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母亲。那时的她,风华正茂,气质娟秀,一双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星。山桃花开时,她一手扶着花枝,一手叉腰,父亲用租来的胶卷相机,“咔嚓”一声,把她的芳华定格在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旧相册里。

我忽然有了主意,转身跑进房间把化妆包拎了出来,举到她面前:“妈!我来给你化个妆,保证让你重返青春!”

“这……这可使得不得,都一把年纪了。”她连连摇头,在我几番软磨硬泡下,终于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。

我看着镜中的母亲,鼻尖微微发酸。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呢?听说我小时候特别不好带,一到夜里就哇哇地哭个不停,她肯定夜夜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;上小学后,从我家到镇中心的学校距离颇远,母亲就骑自行车载着我,绕山路来回接送,风雨无阻;初中后,父亲因病离世,她一个人咬着牙,扛起了家里所有的担子,既要外出劳作,又要照顾家中老人,还要操心我的学业……数十年的风雨,磨去了她的青春,那些散碎的光阴,都被她熬成了细致入微的爱意,毫无保留地给了我。

我先拿起粉底液,一点点轻轻拍在她的脸上,想填平那些藏着辛劳与牵挂的细纹;再拿起眉笔,细细勾勒。眼影选了最温柔的粉棕色,描上眼线,卷起睫毛,涂上腮红。最后,我拿起木梳,一下一下,轻轻梳顺那一头黑白交杂的头发,编成一股麻花辫,用一根素色发绳系好,就像小时候她给我编辫子那般。

“好了!”我放下手里的东西,退后一步。母亲抬眼看向镜子,先是愣了愣,随即展露笑容,带着些许羞涩。“快试试那件粉色针织裙!”我轻声说。

这一次,母亲没有推辞。她换上那条连衣裙后,仿佛与年轻时的她重合了。阳光漫天扑落,春风温温软软,我们一起走在桃花树下,聊起陈年往事,聊着未来的日子……

桃花那么美,桃花树下的母亲,比桃花还要美。不是因为化了淡淡的春妆、穿了漂亮的裙子,而是因为,她把一生的爱,都融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## 她们的江湖



(视觉中国)

■王晓倩

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,这些年我写过不少人,聚光灯下被掌声包围的大咖、城市高楼里的白领……可不知为何,近来我总想起的却是另一些面孔——那些你每天都会擦肩,却从未真正看清过的人。

比如牟女士。2025年6月武汉那场暴雨中,我在新闻里读到了她的故事。她是一名网约车司机,那天清晨接了一位去学校面试的男乘客。雨大得看不清路,她想到那小伙子跟自己孩子差不多大,便心一软多开了一段,想把他直接送到面试地点的楼下。就是那多开的一段,车子冲进了湖里。

车在下沉,她不会游泳。

后来消防员赶来,从水里把她救出来时,发现她高高举着一只手——手里攥着她的手机,那

部用来接单的手机。她说,这是她唯一的手机,要是进了水,就再也接不了单了。

她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,女儿刚毕业,儿子还在念书。车子被捞起来后没几天,她又去租了一辆,重新上路。

“我不能停下来。”她说。

后来,我开始留意这样的人。

上海的女骑手田女士,送外卖的某一天,在一座桥上绕了五圈,怎么也找不到送餐的地方。实在没办法,她向一个路人问路,那人瞥了她一眼,说:“一个女的,不好好在家待着,路都不认识还出来送外卖?”

她蹲在没人的角落里哭,看着手机里还没送到的订单,擦了擦眼泪,硬着头皮去向交警,最后赶在超时前把餐送到了。

后来她成了站点的“单王”,还在送单之余,专门帮社区的宝妈们

送奶粉和尿不湿,成了大家口中的“宝妈骑士”。

“不管多大年纪,不管起点多低,”她说,“敢开始,肯坚持,就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”

还有长沙的环卫工人黄女士。五十四岁的她,工作服口袋里常揣着一个小针线包。十年来,她自费买了台缝纫机,摆在环卫工具房里,免费为工友们缝补工装。下了班,她读书、写诗。去年,她通过了自学考试,拿到了大专文凭。她说,毕业证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这五年的学习里,她离自己想成为的那个“诗人”更近了一步。

我把这些故事记在本子上,有时会问自己,到底是在寻找什么?是写作素材吗?好像不止。

工作日的清晨,我在路边等车,看见一辆公交车缓缓进站。驾驶座上是个短发女人,目光专注地掠过左侧的后视镜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牟女士举起手机的手、田女士问路时被刺痛的一瞬间,还有黄女士踩着缝纫机的背影。她们的眼睛和这位公交司机的眼睛,竟有着相似的光——那是一种清醒的、温柔的、属于自己的光。

公交车开走了,我还站在原地。晨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,泛起点点金光。我想起这些女人,她们认真地做着自己选择的事,在自己的角落里,活得如此热气腾腾、理直气壮。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:我在这里,我在认真地活着,我在用自己的双手撑起属于我的一片天。

那些不被注视的她们,就像这座城市里无数盏小小的灯。白天不会有人注意到,可一到夜晚,在最黑暗寒冷的时刻,你才会发现——原来路上一直都有光。

而她们,就是那束光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